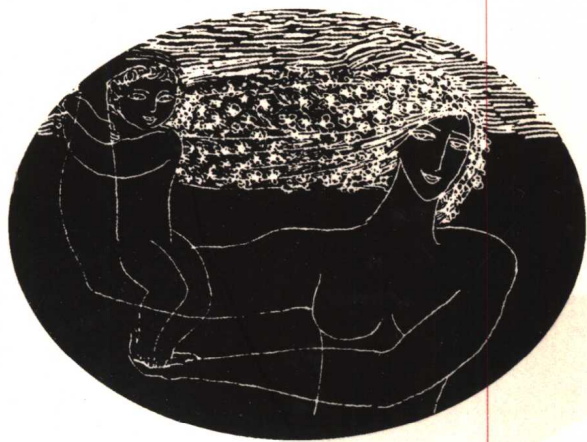


诗学

解释学

李咏吟 著



新
生
代
学
人
丛
书

新



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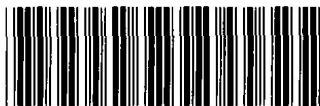
2014
L367

诗学

李咏吟
著

解释学

新
生
代
学
人
丛
书



A1078387



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诗学解释学/李咏吟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新生代学人丛书)

ISBN 7-208-04604-2

I. 诗... II. 李... III. 诗歌-文学理论-研究 IV. I0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0488 号

责任编辑 胡小静

封面装帧 王晓阳

· 新生代学人丛书 ·

诗学解释学

李咏吟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常熟市新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4.5 插页 4 字数 332,000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100

ISBN 7-208-04604-2/I·89

定价 32.00 元

前 言

诗学解释学的开放性理论空间

“诗学”(poetics)面对的是创作者极具个性的思想表达和极具形象创生力与想象力的“话语世界”(the world of discourse),它需要串联散乱的互不相容的文本经验,既要揭示文学间共有的深层的艺术生成特质,又要保护文学的个性与独创性特权。因而,诗学解释的一个基本目标是:通过话语构建最大限度地揭示作品自身所具有的“艺术深度和思想深度”。诗学解释永远需要一种创新的当代姿态,无论诗学解释的历史传统多么悠久光荣,同时,它也要求今日诗学与民族的古典诗学解释范式和非民族的外来诗学解释模式保持一种历史的“话语链接”,从而使诗学问题自身既能在诗学话语的历史时空中找到渊源又能在创造性表述中显示出一种现代性力量。

诗学解释是一种学理性阐释,也是一种思想性阐释,因为时代、民族、文化和创作主体的差异,诗学解释本身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创生形态”。诗学解释是通过话语表达揭示文学真理的理性思维活动,它可能富有思想洞察力,从而对经典性论述形成一种颠覆,也可能富有思想综合力,使被人遗忘的思想重新恢复其思想活力。在诗学解释中,无论你采用什么形式,思想的创建永远是优先考虑的问题。“思想”,也唯有思想的力量,才能使诗学解释的声音受到文学创作者和接受者的尊重。

诗学解释的形式不外乎思想独白和逻辑演绎两种,“思想独白”作为一种自由的思想形式,决定解释者只愿意敞开思想的闸门而不在意逻辑证明的系统性,它乐于让“思想”喷涌而出并显示其力量。当然,它有时像清泉,抒情而甜蜜,有时像巨瀑,气势宏大有力。它依托思想的原初表达形式,冲动而且简洁敏锐,它不喜欢繁琐而具体的论证。“思想”以思想本身的晦涩、神秘、唐突、简洁的面目出现,这是一种极具思想原创性的表达方式,在古典诗学中受到特别的推重。现代诗学解释由于受到科学思维的挑战,不再满足于思想的这种本原形式,它试图通过“逻辑演绎”来表达某种原创性思想,使思想自身的生成可以找到一种历史精神渊源,解释者力图使思想本身在逻辑演绎方面具有一种诠释的自足性。这样,独白乃至独断的方式受制于理性与逻辑的思维,科学思维本身使诗学解释的思想原创淹没在材料与论证的过程中。

作为一种科学的“诗学解释学”(the hermeneutics of poetics)在今日诗学中倔强地要求一种逻辑演绎的科学形式,思想的原创性和不确立性,或思想的直观性与神秘性明显地受到排斥。这种科学的诗学解释学“传统”在学院教育中受到特别的尊重,而且学术权力自身通过一种职业化方式给予它一种毫无保留的维护和支持。一个受制于学院权力制度的人更愿意采纳科学的诗学解释学的方式,以此有理有据地晦涩而又固执地表达着诗学真理,甚至可以说真理的表达被一种冷酷的理性而不是诗意的激情所主导。观念的更新或新的修饰性理论命题乃至抽象的诗学范畴成为科学的诗学解释学解说的中心对象,非逻辑的思想原创如果不能纳入到逻辑演绎体系之中就不会受到真正的重视。这种科学的诗学解释学使诗学本身在科学主导的学院思想体系中获得了胜利,它作为一种基本的解释法则制约乃至训练

着未来的诗学思想家。

非逻辑的“思想原创”也确实易于找到一种致命的思想缺陷,因为从它的文本自身的构成中往往找不到思想的历史联系,思想者仿佛不在意“他者”(other)而进行原创性的思考,同时也找不到思想间交流的普遍形式,或者说,这种思想本身过于诗化乃至个性化。个性化的思想植根于个人的生命体验和理性反思,它带有一种神秘的不确定性,如同燧石的火花可以点燃火把,但它又常常因为其偶然性使“思想的燃烧”中断,因而,这种不可普遍传达的思想方式更容易被神秘论者所利用。作为一种非科学的思想陈述方式得不到诗学解释学的眷顾似乎也在情理之中。最好的选择是:将非逻辑的思想原创和科学的诗学解释学调和起来,既保持思想的原创力,又尊重诗学解释学的科学范式,这种“调和”可以视作本书的一种方法论原则。

我所理解的“诗学解释学”即关于文学的一种深刻的反思性解释,应该说,在我们的自由的变动的精神构造中,诗学解释学永远是一门具有开放性特质的宏大的思想体系,它富有活力而且具有一种理性立法的深沉和威严。解释者总是奢望对这种诗学解释学体系的“大全性”形成一种有效的理论回应,即通过思想建构本身展示这种“大全性”,这种思想努力无疑是值得期许的,但任何一个独立的思想个性都无法实现这种“大全性”。实际上,许多思想者为了实现这种大全性而陷入到了一种僵硬的思想体系中,思想本身的创造性反思性力量则消逝殆尽。

我希望保证诗学解释学的开放性(openness),因为开放就意味着“创生”,就意味着多种声音的“自由容纳”,但我决不愿意追求诗学解释学自身的“大全性”。林格指出:“解释者必须恢复和发现的,不是作者的个性和世界观,而是支配着文本的基本关注点,亦即文本力图回答并不断向它的解释者提出的问题。”“只

有当解释者被主题推动着,在主题所指示的方向上作进一步的询问时,才会出现真正的对话。真正的提问总是包含着一种对于可能性的揭示和保持,从而悬置了文本和读者当前观点的假定的最终确定性。只有当我们找出文本提出的问题,我们才理解了文本向我们陈述的论题,在我们试图获得这种问题的过程中,在我们的提问中,不断地超越文本的历史视域并把它与我们自己的视域相融合,由此就改变了我们的视域。”^[1]林格基于伽达默尔的解释学思想所作的这种解释学论述符合解释者的思想实际,解释者惟有通过这种面对文本的问题之思,才能真正使创作的意义得以彰显。因此,我不追求对诗学全部问题的广泛陈述,而试图通过文学反思对诗学中的核心问题予以充分关注并做出富有个性化的思想解释。

“诗学解释学”的有关论题是这样展开的,首先,通过引入解释学的一般原则,确立诗学解释学的价值与意义,然后,由解释学原则出发,通过对文学活动的“一般运动过程”的考察,确立诗学解释学的中心性问题并力图使这个问题体系始终保持开放性。正是由此出发,笔者就文学语言、创作自由、文化解读、文学价值反思等问题进行了一次开放性探索和认识,不少问题有了崭新的发现,这些属于文学解释学的总论或纲领性论述。其次,笔者特别探讨了文学解释学中的语言中心论问题。文学的历史事实显示出,语言在文学创作中具有本体论地位,语言即创作者的生命世界与精神世界的情感符号,语言的生成与语言的意义构成显示了文学创作者最为独异的精神世界,它不仅显示了创作者与母语之间深刻的联系,而且显示出创作者最鲜明独异的思想风格与美学风格,揭示了创作者对世界的最神秘自由的把握方式。语言作为文学创作者的一种力量显示方式与创生方式,理应在诗学解释学中受到特殊的关注,语言本身的文本构成

性和历史确定性为诗学解释本身创造了最为生动而自由的论题。第三,笔者特别关注创作自由问题,对此,一方面从体验流与话语流的生成中去探究创作自由的心灵秘密,另一方面则特别从“实践理性”出发,强调创作自由的独特的理性精神负载或文化价值使命,与此同时,我试图通过对文学与道德问题的关注和“审美道德主义”观念的提出来显示一种创作自由观念的原创性。

笔者正是通过对文学的历史价值反思,通过对诗学自身的价值评判,逐渐确立了“文化诗学”在诗学解释学中的核心地位,我并不认为“文化诗学”是一种后现代语境下的思想创造,相反,我更倾向于认为,文化诗学是一种历史性的诗学观察与反思视域,后现代思想语境中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虽有文化观照与分析的价值立场,但缺少一种历史性的文化视野,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一种真正的诗性精神,因而,笔者对文化诗学在诗学解释学中的地位的理论确证是通过三个步骤完成的。首先,论述本身展示了文化诗学解释的理论意义,并就文学解释与文化解释的“互动式思想关系”作了特殊强调,其中特别凸现了“历史解释”与“神话解释”在文化诗学解释中的核心地位。其次,通过对中国诗学解释学的历史性与现代性反思,确立了“文化诗学”在中国现代诗学三大话语系统中所具有的核心性原创性和民族性地位。可以说,这个论述是新颖独立的,具有一定的发现性,在此基础上,对文学批评的本质反思无疑有助于坚守文化诗学的“解释学立场”。第三,在一种现代思想的交流语境中特别探讨了西方文化诗学的构造方式,而且追踪了西方文化诗学的思想源泉,对希腊传统和浪漫派精神乃至哲学人类学思想给予了特别的强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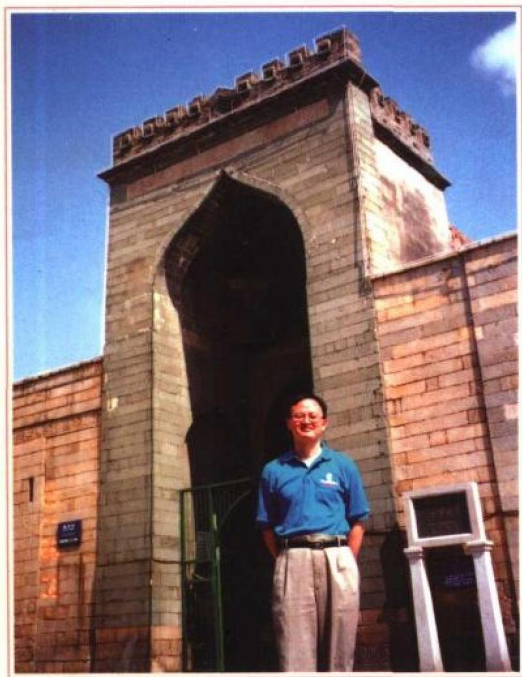
这样,我所讨论的“诗学解释学”就涉及了诗学解释中的一

些核心问题并显示了解释者的独立的思想立场和价值立场,由于力图客观地分析诗学解释学的精神性特征以及文化诗学建构的合理性价值,我主观上想为当代诗学解释学提供一种参照性的理论视角。这里,我想引海德格尔的一段话来说明这一宗旨。“每一个此在,都随身带着一个朋友;当此在听这个朋友的声音之际,这个‘听’还构成此在对它最本己(的)能在的首要的和本真的敞开状态。此在听,因为它领会。作为领会着同他人一道在世界的存在,此在听命于他人和它自己,且因听命而属于他人和它自己。”^[2]我正在试图以这样一种对话立场揭开诗学解释学的内在奥秘。

注 释:

[1] 《哲学解释学》“编者导言”,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版,第12页。

[2] 《存在与时间》,陈嘉映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99页。



李咏吟 男，1963年生，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人。哲学博士，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文艺学博士生导师。著有《原初智慧形态：希腊神学的两大话语系统及其历史转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智慧文丛》（沈阳出版社，1999年），《走向比较美学》（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创作解释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学术研究方向为：文艺解释学与文化解释学。目前主要致力于现代中国文化诗学史、审美与道德的本源性等问题的研究。



新 生 代 学 人 丛 书

中国现代哲学的创生原点

——熊十力体用思想研究

张光成 著

晚清四大幕府

李志茗 著

美国精神的象征

——杜威社会思想研究

孙有中 著

东学西渐与西方文化的复兴

徐善传 著

诗学解释学

李咏吟 著

有根的诗学

——现代新儒家文化诗学研究

侯 敏 著



责任编辑 胡小静
封面设计 王晓阳

封面木刻：克拉萨乌斯卡斯

目 录

前 言 诗学解释学的开放性理论空间·····	1
第一章 解释学法则与诗学解释学的构建·····	1
第一节 解释活动与解释的目的性认知·····	1
第二节 解释学与诗学的现代构成方式 ·····	22
第二章 诗学解释学的语言中心论视界 ·····	53
第一节 文学语言与诗学解释的语境 ·····	53
第二节 文学语言生成的诗学解释 ·····	72
第三节 母语经验与母语文学的创作反思 ·····	92
第四节 文学风格的语言呈现与解释·····	114
第三章 诗学解释学与创作的价值论沉思·····	139
第一节 体验流与话语流的审美关联·····	139
第二节 创作自由与实践理性之关系·····	160
第三节 净化原则与审美道德主义的地位·····	182
第四节 重建文学与道德的新型美学关系·····	204
第四章 诗学解释学中的文化诗学方向·····	230
第一节 文化诗学的兴起及其现代意义·····	230
第二节 文学解释与文化解释的互动关系·····	250
第三节 现代神话解释的文化诗学旨趣·····	269
第五章 中国诗学解释学的现代走向·····	293
第一节 现代中国诗学三大派别之得失论衡·····	293

2 / 诗学解释学

第二节 古典诗学的现代转换及其现代意识·····	313
第三节 现代文学批评解释的诗学归依·····	332
第六章 现代诗学解释学的交流语境·····	356
第一节 文化诗学重建的西方思想视点·····	356
第二节 古希腊文化解释的一种诗性原则·····	381
第三节 现代诗学解释与人的深度理解·····	398
第四节 诗学的边界与诗学的地位·····	419
后 记·····	448

第一章 解释学法则与诗学解释学的构建

第一节 解释活动与解释的目的性认知

—

人们把“解释活动”(interpretation)理解成方法的运用或关于对象的说明,这种误解确实存在着充分的理由,不过,“当因果关系的解释在人文科学中无限度地膨胀,压倒了对理解人的关心,掩映住解释对生活意义的阐明,人文科学方法便发生了方法论取向的危机。”^[1]因为解释所要面对的对象总是复杂的浑整的,而且,解释是对“理解”的一种呼应,这样,解释就不只是方法的运用而应成为“目的”本身^[2]。解释作为人的一种生存本质活动虽有方法的支撑,但人们通常淡化了方法的意义,因为无论是自然本身、社会文化生活本身都期待着解释,解释似乎成了明白事理的一种途径。解释看起来是一种方法的运用,实质上是由内心的理解想象体验向外在的话语生成与表达转换的活动过程,是人的一种生命活动,因为解释就是为了理解生命本身,也是为了理解存在本身,即为了揭示事物的真相并正视事物的本质。一旦我们把“解释”看作是人的一种“生命本质活动”,那么解释学的普遍意义也就易于理解。

从文化发生学意义上而言,理解先于解释而存在^[3]。人作为一个物种用“口头指令”和“思想符号”来表达生存经验或叙述

英雄故事,可以说,表达物我关系的神秘特性最初成了人类理解活动的基本方式。理解活动就是思维的活动,它服务于生存活动本身。在原始人那里,在思维活动中出现的一切事物都找到了属于他们自己的“解释定式”。即无论其理解多么复杂或魔幻,人与物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必然成为其思维活动或理解活动的基本出发点,简单的生存经验和生存技能传达事实上支配着人的原始生活,因为从考古发掘来看,对迄今 6000 年以前的历史进行考古,较难找到文字材料,而且,前此的人类文明也未发展到一个特殊高度。这样,物我神秘交感思维就成了人类生命活动中的一种“原初理解方式”^[4]。

理解必然要形之于解释,否则,理解永远是一种“个人的理解”,解释性符号、解释性逻辑和解释性观念体系的建立对于个人性理解的“公开性交流”无疑十分重要。例如,神话在各民族的语言解释系统中获得了“优先发展”,它既带有疯狂的想象力,又带有独特的经验性特征,神话解释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支配着古代人的思维方式与理解活动。从解释的发生学考察来看:在大地上生活,人必然要寻求对生活的理解,对世界的最初理解都是建立在“生存经验”之基础上,每个物种都有自己的生存经验,这种生存经验逐渐转化成一种本能。作为一个物种的感觉器官与体验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理解的方式。理解最早建立了物我关系,这种物我关系是以生存利弊作为取舍的依据,故趋利避害成了人类生存的原初经验。相对而言,这样的理解是极其粗浅的,它能有效地解释人类生存的基本经验,却无法解决人类精神的丰富复杂性问题。人脑作为一个“能思”的器官,在理解了感知觉提供的生存经验之外,必然相应地发展出各种“超越感官的精神现象”。为了解决这种复杂的精神现象,人类显然不能停留在原初生存经验之上,它必然需要发展起各种

复杂的语言符号。特别是当人类结成共同生存体之后,不但要应付来自自然的各种威胁以利于文化共同体的生存发展,而且要应付文化共同体的生存、生产与分配等问题,也就是说,逐渐确立一个共同的实际操作规范和精神信仰方式也就成了必不可少的事情。一旦“个人性理解”或“私人性解释”获得了文化认同并成为一种解释原则,它就制约着并堵塞了无穷性个人理解的可能,个人的迷惑不能再依托个人性生存经验和个人性理解,而是要受制于公共性文化解释原则。本有的理解优先性此时让位于传统解释的优先性,“定型化解释”或“习俗解释”这时就具有一种强制性理解的特性。

解释的强制性随着文字的确立和解释范式的确立而变得十分强大与专横,一旦它形成一种“文化律法”之后,个人性理解就受到压制,人们不得不遵循共同的解释符号和解释逻辑就对象本身进行“交流性言说”。解释作为人的一种生命本质活动,尽管受到解释符号和解释逻辑乃至解释法则的约束,它依然具有“原创性”与“约束性”的双重特征,所以,个人性理解与经验对于创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人们忠实于认知性理解经验,对强制性的解释符号与解释逻辑有一种天生的抗拒性。不过,事实变成了这样的一种情况:个人性理解在感官知觉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日渐形成,“个人的经验记忆”成了个体认知世界的独有方式,这种个人经验成了创造性理解世界的惟一资本,离开了这种个人经验,创作本身就变得无所依附。因此,文学创作就是最大限度地保留和重视“原创性经验”的一种方式。个人理解对于人的生存本身无疑非常重要,它决定了人的生活现实选择,不过,个人生命经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只是一种心理认知和生命判断的尺度,不能构成解释本身,许多人的解释活动与这种生存经验无关。“解释性符号”与“解释性逻辑”构成一种抽象的知识体

系,一种必须进行教育和传授的知识体系。所以,在文明社会里,人要想进入社会文化之中,就必须接受“教育”,“学习”解释的符号与逻辑,以此去认知、理解和解释世界。解释自身超越了人的生存理解限度,进入到了一个知识化理解之中,人类的理解与解释因知识的不断改进和认知的不断演化而不断获得新的解释。因此,只有文艺解释还与生存理解经验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而科学性解释或知识性解释日益拉开了与直观理解的距离,即使是“历史解释”也超越了狭隘的个人性理解阈限而进入到一种公共性和全息式解释之中,解释本身使多因性、多时空性获得了一种新的表达方式^[5]。

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解释”作为人的一种生命本质性活动具有了多向性特征。生存解释与原初的生命理解方式息息相关,社会历史解释与知识体系的衍生密切相关,“科学解释”则超越了简单的生存经验而进入到了符号化、计量化和分析化的抽象运算与实验分析之中。这样一来,原初的生命经验与生存理解只是作为每一个人生存的基本依托,这是人之为人的共同本性,人借此“原初的经验”在世界上生活。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每个人都必须以一种生存理解为基础,或者超越这种生存理解之上,或者将这种生存经验转化为一种独特的生命创造性解释行为,才能使理解具有独特的意义。人再也不可能回到原初的生命理解之中去,人的理解必然也必须受到“已有的知识”的压迫,惟有在知识系统中,理解与解释才能具有真正的意义。

因此,解释作为人的一种生命本质活动,具有多维结构性特征,这种多维结构具有层级性和递进性。即最低级的解释和理解也必须建立在生存经验之上,这是最具决定性意义的事件,失去这种“基础性”解释和理解,也就失去了生命的根本。高一级的解释与理解活动往往与特定的职业分工有关,它需要一定的